



剪刀裁恨

◎陶晓跃

姚合出身官宦之家，他的曾祖姚崇为唐玄宗开元年间著名宰相，可到了姚合，家境每况愈下。好在当朝重臣李逢吉与他平素有些交往，就利用自己在朝野的威望，让姚合拿到跻身官列的入门券。

姚合的仕途走得四平八稳，他先是被授予武功县主簿。这个时期，他心平气和，写了不少“闲居”的诗。这些诗安闲淡然、气韵高雅，一时，“姚武功”声名鹊起。

“悠悠小县吏，憔悴入新年。远思遭诗恼，闲情被酒牵。恋花林下次，爱草野中眠。疏懒今成性，谁人肯更怜。”这首《游春》显现出来的闲淡情趣，俨然一派隐者之风。姚合极赏王维的诗，常常有意无意地追求王维诗中的一种“静趣”。可这些“静”，是诗人刻意苦吟而来，远不及王维诗里的“静”，是从心底里自然流泻。

“晓来山鸟散，雨过杏花稀。天远云空积，溪深水自微。”姚合的许多诗，都如这《山中述怀》，景，恬淡清静；人，闲适萧散。

诗人的平和心态，使得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。他先后担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员外郎，又经几番迁调，官终秘书监，为从三品大员。姚合为官有一事最值一提，那是开成年间，李商隐任弘农县尉，因赦免死囚得罪了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，将要被撤职查办。恰好姚合来此接替孙简任职，念李商隐诗才不凡，下令让其官复原职。姚合的这一举措，一时传为美谈，也成就了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大名。

《唐才子传》说姚合：“与贾岛同时，号‘姚贾’，自成一法。岛难吟，有清冽之风；合易作，皆平澹之气。兴趣俱到，格调少殊。”其实，姚合的许多诗并不是一味“平澹”的，他的《寄贾岛》就蕴涵了不平之气。

“漫向城中住，儿童不识钱。瓮头寒绝酒，灶额晓无烟。狂发吟如哭，愁来坐似禅。新诗有几首，旋被世人传。”诗中写尽了贾岛之穷蹇与狂吟。贾岛一生清贫如洗，“临死之日，家无一钱，惟病驴、古琴而已”，却仍能以诗自娱。诗写其贫，写其吟，传达出的却是诗人对贾岛一生不遇的悲叹。这种真实的伤感借助于平静的述说，越发刺人心骨。

再看他的一首《惜别》：“酒阑歌罢更迟留，携手思量凭翠楼。桃李容华犹叹月，风流才器亦悲秋。光阴不觉朝昏过，岐路无穷早晚休。似把剪刀裁别恨，两人分得一般愁。”

酒阑歌罢，携手凭楼；桃李叹月，风流悲秋；光阴飞逝，岐路无穷。六句缠绵悱恻，曲尽惜别之情。结句以刀裁恨，分为两段，更是化虚为实，以无形之愁恨，设可剪可裁之实体。离别之悲，跃然纸上。

姚合裁恨的剪刀，不知最终传到谁的手里，那剪刀的刀口还如当初一样的锋利吗？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熊亮

绘本创作者、小说和诗歌与作者。



熊亮书房 熊亮的书房和画室是“各自独立的两个区域，功能不同”。我既喜欢他的书房也喜欢他的画室，于是擅自把它们挪到一起了。好在熊亮老师不怪，一招咏春，一笑而过。



洋盘: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

[美]沈恺伟著 于是译
文汇出版社

怀着对中国的深厚感情，作者真诚地探究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意味着什么，既感人又引人入胜。他跌宕起伏的沪漂经历与他的外高祖父在北京的冒险交互对照，有忏悔录的笔触，又有历史作品和流浪汉小说的特点，一个关于爱与失去的故事。

规则为什么会失败： 法律管不住的人类行为暗码

[荷]本雅明·范·罗伊等著
高虹远译
上海三联书店

为何系安全带的法规执行良好，而限速规定屡遭突破？竖立“此处禁倒垃圾”标语牌后，此处垃圾为何反而变多？比起法规本身，签名位置更能影响填表人的诚信？人类行为有怎样的客观规

律？阅读本书，发现答案。

剑桥世界暴力史 (第三卷,公元1500—1800年)

[美]安乐博等著 陈新儒译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本书主要涵盖了早期近代这一全球化发端的时期的暴力难题，需要首先解答人类社会组织及其互动的基本形式问题。暴力往往牵涉到许多重要议题，如社会礼仪等。

文明破晓时

[荷]范德莱乌著 高师宁译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从宗教与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关系入手，从现象本身出发，以历史/比较的形式展示了宗教在各民族文化中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，并对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做出了整体性描述。而努力更多地理解世界各民族的宗教，则是这部宗教现象学经典的主旨。



顾颉刚与“稼轩”

◎闻笑

顾潮编注《顾颉刚书信集》内有一标注为“口稼轩”的受信人，不知其姓。而近世以“稼轩”为字号者，虽然不乏其人，如柳亚子、顾葆康、万斯年等，却也屈指可数，其中与顾颉刚有过交情，而且与书信的内容不龃龉的，则只有万斯年。

万斯年的本名及别号与古人相重，惟籍贯稍不同，乃江西九江人。1931年，入北平图书馆工作，常以“稼轩”“弃疾”为笔名在该馆所编《图书季刊》发表文章。因而顾颉刚在日记内或称之为“万稼轩”，但顾潮未注意及此，导致《顾颉刚日记》附录人名索引将万斯年与万稼轩视为兩人，分开立目。

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《图书季刊》停刊，而北平图书馆南迁。1939年，“该馆在昆明原柿花巷22号成立抗战史料室，与西南联大共同组织了中日战事史料会，大规模地搜集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”，万斯年为工作人员，兼任中文采访。顾颉刚函所称“整理抗战史料现状如何”，便是就此发问。另外，《图书季刊》也于当年复刊，并在昆明、香港、上海、北平等设订购处。丁此时艰，顾颉刚对万斯年说，“贵馆图书季刊，谅仍在沪港出版，久未读到，想人口不易”，当是实情。1941年，“因敌机迭作”，北平图书馆的“在昆一部分迁乡工作”，具体地点则在昆明北郊的桃源村。听说万斯年也“随馆迁乡，安心工作”，顾颉刚“至以为慰”。

至于万斯年的其他情况，说法不一。如其生年，据历年《北平图书馆职员录》记载，1931年22岁，1936年28岁，1937年29岁，似乎生于1909年，或者1910年。又其卒年，《顾颉刚日记》1967年记载，“本所五级研究员万斯年久病，此次运动中未见其参加，询之厚宣，谓已于去年自杀”，应该卒于1966年。然而，马学良在1992年说万斯年“去世已5年了”，则又卒于1987年，未知何者为是。



年版，系在此基础上略加增补而成。

年初去世的版本学家沈燮元先生，曾花数十年的时间和心血，编纂了80多万字的《士礼居题跋》。他不仅补进数十则未曾辑录过的“黄跋”，还搜集了800多份“黄跋”真迹的复印件，进行核对校订，纠正前人多处过录的错漏。这部迄今为止最详尽、最完备的集“黄跋”大成的书稿，据说将由中华书局出版，相信很快就会面市。

“黄跋”出版小史

◎曲辰

黄丕烈藏书，推崇宋版，自号佞宋主人，著有《百宋一廛书录》《求古居宋本书目》等，都是标准的叙录。可他最受后人追捧的，却是他亲手写在诸多藏书中的题跋，即所谓“黄跋”。黄裳曾说：“不管是谁的破书，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，就会身价百倍（其实百倍也不止）。”

“黄跋”第一次结集，是1884年潘祖荫辑录的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。随后有缪荃孙辑录的《续记》和